

生成类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张嘉懿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 自2022年底以来,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全社会快速普及,“生成类人工智能+教育”也随之从设想变为日常。值得关注的是,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人工智能既是内容生产的“加速器”,同时也是价值传播的“放大器”:提供优质资源、创新课堂形态、实施精准思政、传播话语转化都因AI而获得新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危机也随之而来:意识形态渗透更加隐蔽、师生主体性逐渐侵蚀、伦理规则发展滞后于技术、教育的人文底色趋于淡化等诸如此类的风险也同步显现。为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双重影响,本文立足于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需求,通过系统分析生成类人工智能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应对策略,为推动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生成类人工智能; 高校思政教育; 意识形态安全; 数字育人; 人机协同

基金项目: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度院级质量工程项目 (SZY2024YBJY003)

DOI: doi.org/10.70693/202609284586

一、引言

自2022年底ChatGPT发布之后,生成类人工智能便逐步从实验室走向普罗大众,它那种“一问一答”式的内容生产方式,也很快渗入高校的教学、管理与科研环节。伴随2022年启动的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持续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出了“推进教育数字化”^[1],这就为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跟以往传统的数字化工具不一样,生成类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做简单的辅助检索和展示,它能直接生成文本、图像与音视频,因此在内容生产这一思政教育的核心环节中,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更是其重要属性;面对这轮技术浪潮带来的多重影响,既不能以回避来拖延回应,也不能在科技浪潮中放弃价值立场。如何有选择地“用起来”、有边界地“管起来”,这也成为思政工作者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从生成类人工智能当前的应用现状看,它在高校思政领域的使用早已屡见不鲜。对教师而言,准备教案与课件、搜集案例素材、梳理理论热点,是较常见的场景;在学生群体中,则更多出现了借助AI完成课程作业、读书报告及思想汇报等现象;除此之外,虚拟仿真课堂、智能答疑、个性化学习推送等新智能形态,也已经在一些高校落地。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另一面则是问题的累积: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史实错误与表述失范,其价值立场也并非真正中立;其生成的错误观点可以借助技术批量复制,稍作修改后就能在网络平台造成大范围传播与扩散;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大部分学生已经逐渐养成“先问AI再动笔”的习惯,独立思考与规范引用的意识早已松懈;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思政教师对人工智能模型的原理、能力与局限了解有限,面对AI生成的内容更是难以进行甄别。这些问题提示我们,生成类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结合,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工具升级,更是一场关于涉意识形态安全与思政育人本质的系统性课题。

围绕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讨论,既有研究大体沿三条线索展开:一是阐释技术赋能的价值,二是辨析应用中的风险类型,三是从宏观层面建构治理路径^[2-4]。这些成果奠定了讨论的基础,但仍存在可以深入研究的空间:如对生成类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部分研究把握不够细致;对意识形态风险的出现与分析尚显不足;对策建议多停留在原则层面,落到课程、教师、制度等具体操作环节则显得笼统。本文尝试在上

作者简介: 张嘉懿(1998—),女,学士,助教,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政教育。

通讯作者: 张嘉懿

述方面有所推进：首先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再围绕价值引领、主体建设、制度规范、实践创新、协同治理五个环节提出应对思路，以期对一线教学与管理有所助益。

二、生成类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机遇

生成类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在思政教育领域引起关注，说到底，是因为它的技术特性跟思政教育提质增效的需求之间，恰好有能够对接的地方。具体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一）提高内容生产效率，扩大优质资源供给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生产，过去长期受制于人力：时政要点更新得很快，教师的讲义、案例、题库得不断修订，大量精力都消耗在基础性、重复性的事务上。生成类人工智能介入之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借助大模型对教材书籍、政策文本、理论要点、时事热点进行快速整合，教师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再经过人工甄别、加工后进入课堂，内容供给的效率也就明显提高了。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内容形态的转化：思政课堂里经常使用的红色文化资源、先进典型事迹，可以经由人工智能的操作，直接转化为音频、短视频、图解等轻量化产品，适配学生移动化、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优质思政资源的覆盖面也会随之扩大。目前，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思政资源供给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集约化模式转型^[5]。当然也要注意，机器生成的是“素材”而不是“教材”，史实核对与价值导向的把握，仍然需要教师亲自完成，这也正是效率与责任之间的分界线。

（二）促进课堂形态创新，增强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

思政课堂的改革，许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经过多年改革实践，教师单向讲授偏多、学生互动体验偏少的问题，在一些课堂里仍然存在。生成类人工智能给课堂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AI可以即时回应学生提问，虚拟仿真场景能把书本上的抽象理论还原成可感知的历史现场，师生与AI的互动问答，也让原本“满堂灌”的课堂有了更多对话的可能。清华大学等高校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引入虚拟仿真实验的教学实践表明，沉浸体验与小组研讨相结合，有助于提高课程的吸引力与学生的参与度^[6]。需要强调的是，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激活课堂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教师只是把课堂交给机器去“表演”，再新颖的形式也会很快失去吸引力；思政课真正能打动学生的，始终是教师对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三）帮助精准思政落地，提高育人工作科学化水平

精准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追求了很久的目标，不过在传统条件下，“精准”更多还是依赖教师的个人经验。生成类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结合起来之后，教师除了经验判断，还多了一种可能：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持续采集与分析，教育者能够比较细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知识基础、关注热点乃至思想波动，从而更加精准地推送学习资源、解答学生的思想困惑。当某个班级的学生对某一理论问题普遍表现出理解困难时，系统层面的数据反馈就能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安排，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有学者把这一方向概括为“精准思政”，认为它代表了思政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路径^[7]。也应当看到，数据画像刻画出来的是“平均的人”，真实的学生远比电子生成的标签更复杂，任何算法结论都只能作为参考，最终的教育判断必须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

（四）促进话语体系转化，提高主流价值传播效能

当代大学生生长在网络时代，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习惯，都早已习惯网络化、生活化、通俗化的表达，部分传统的思政理论话语往往存在“入耳难、入心更难”的隔阂。生成类人工智能在语言转化上展现出了独特的能力：它可以针对同一理论生成多种表达方式，帮助教师用学生熟悉、习惯、乐于接受的语言，讲清思政课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把主流价值更自然地融入贴近生活的叙事之中，从而缓解“说不进去、传不开来”的困境。关于思政话语年轻化、网络化转型的必要性，学界已有充分讨论，青少年是在获取信息时最需要接受思想政治引导的群体。青少年时期往往伴随叛逆心理，容易出现猎奇、极端等行为，加上这一时期是人的“三观”趋于成熟的关键阶段，需要加强正确的方向引导^[8]。不过，话语转化不等于迎合迁就。衡量表达是否得当，不能只看学生“爱不爱听”，准确性与价值导向是否立得住才是根本。

三、生成类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

科学技术一直都是一把双刃剑，生成类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风险，往往跟它的能力一起出现；再加上它生成

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又快，这些风险也就表现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新特点。下面四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

（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上升，价值引领面临外部冲击

意识形态安全属于思政教育的生命线，生成类人工智能偏偏在这一领域露出了比较明显的短板。大模型的训练语料来源很复杂，价值立场也并不是真正“中立”的：有些模型存在历史表述不严谨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暗含西方中心的话语倾向，要是未经审核就直接使用，很容易把错误观点带进课堂。更值得警惕的是，生成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了错误信息新的传播形态，AI能够批量生产、自动改写、跨平台扩散，这就让使用者识别和封堵有害内容的难度明显增加；大数据算法推荐所造成的“信息茧房”，又会不断强化用户的个性偏好与用户主体认知，使他们对其他信息的接受意愿与接受能力明显下降，主流价值的引导效果也因此被稀释。目前已有研究把这类风险概括成意识形态的撕裂、操纵与解构三重形态，并从价值理性、技术赋能、法律规制三个层面提出应对思路^[9]。对高校思政教育来说，风险并不是抽象遥远的东西，它可能就藏在某一次未经核实的“AI备课信息”里，也可能藏在某一条学生转发的AI生成内容当中，确实防不胜防；唯有提高警惕，建立起常态化的审核与甄别机制，才能把防线前移。

（二）教育主客体存在异化倾向，育人主体性面临弱化风险

思政育人说到底，靠的还是人的主体性，可对技术依赖的不断累积，恰恰会侵蚀这种主体性。对教师来说，备课过程中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去生成教案、讲稿与授课素材，短期看确实能省下大量时间，长期看却可能造成教师理论功力的弱化，课堂掌控能力也会跟着下降，个别教师甚至会陷入“没有AI就不会写”的尴尬境地；对学生来说，“遇事不决，先问AI”的习惯一旦固化，问题意识的弱化、逻辑思辨的钝化与文字表达能力的退化，就会接连出现，直接复制AI生成内容来完成作业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主客体关系变化的深层机理，已有研究从主体性视角作过系统分析^[10]。这里需要明确，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以人育人”，如果师生双方都退化成技术的使用者，而不是教育的主人公，那么思政课就会沦为单纯的信息传输，思政育人也就无从谈起。

（三）伦理规范与制度建设滞后，技术应用缺乏有效约束

跟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进化的节奏比起来，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成了各大高校共同面对的一道难题。目前多数高校还没有出台针对生成类人工智能的专门使用规范，哪些环节可以用、能用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又该由谁负责，往往都没有明确说法。从实践来看，制度空白主要集中在三处：一是数据伦理，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轨迹都属于敏感信息，人工智能对这类数据采集与使用的边界并不清楚，现实当中存在着隐私泄露的高风险；二是责任界定，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出现偏差时，教师、学校与平台之间的责任常常难以厘清；三是学术规范，借助人工智能完成作业、论文这类新情况，目前还缺少统一的认定标准，教师进行判定时往往无据可依。伦理研究已经注意到这种“技术先行、规则缺位”的治理难题^[11]，不过从“认识到问题”走到“建立起制度”，中间还需要高校管理者拿出实际行动。

（四）思政教育本质面临淡化风险，人文性与实践性有所缺失

思政教育是围绕“人”来做的工作，人的改变注定离不开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共鸣，也离不开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碰撞。生成类人工智能一旦被过度使用，就可能让这一关键过程在不易察觉之处被悄悄改写：课堂上的互动被人机对话替代，师生间的谈心谈话被智能问答替代，课堂上的理论学习与生活中的社会实践之间出现断裂，思政课堂也会慢慢走向“有技术无温度、有信息无思想”的境地。事实上，技术理性一旦压过价值理性，教育的人文底色就会被稀释^[12]。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当学生发现任何思想困惑都能向人工智能寻求“标准答案”，任何问题都能得到人工智能最贴心的回复，师生之间那种传统的、基于信任的深度交流就可能被替代，而这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不能被替代的部分。

四、生成类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机遇与挑战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应对之道就不是非得二选一，而在于有边界地融合。结合前面的分析，这项研究认为，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应当从价值、主体、制度、实践、治理五个环节协同发力。

（一）坚守价值引领核心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

价值引领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高校应把政治标准与价值导向摆在技术应用的首位,建立起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明确“先审后用”的基本要求,杜绝未经审核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直接进入课堂与育人环节。在平台选择上,应优先使用自主可控的国产模型与服务,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价值渗透的空间。同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创新理论贯穿到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引导师生形成正确的技术观。有研究从意识形态风险机理出发,同样强调了价值对齐与全流程监管的必要性^[9]。方向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方向一旦用错,效率越高偏差越大——这是智能时代思政教育必须守住的底线。

(二) 强化师生数字素养,构建人机协同育人机制

再先进的技术,最终也要靠人来驾驭,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因此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教师而言,数字素养不应只停留在会用几款人工智能软件,还应当包括对生成内容的鉴别能力、对技术风险的防范意识,以及在智能辅助条件下重新设计课堂的能力;培训应当围绕育人过程中的真实需求展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工具操作层面。对学生而言,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诚信教育需要同步跟进,要让学生明确人工智能只是辅助学习的工具,不能成为代替思考的“枪手”,日常作业与论文写作中使用AI的边界必须牢记于心。值得强调的是,人机协同的前提是“人”立得住:教师在价值判断、思想引导与情感交流中的作用,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10]。协同并不是把育人工作分给机器,而是让机器把教师从重复性的事务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只有人才能做的育人工作。

(三) 健全制度规范体系,明确智能技术应用边界

制度规范是技术应用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当务之急是把目前还比较模糊的边界变成清晰可见的规则。高校可结合实际制定生成类人工智能使用管理办法,对教学、科研、育人等不同场景分别明确允许使用、谨慎使用与禁止使用的具体情形,比如:资源建设、教学辅助、学情分析可以积极鼓励;涉及思想评价、结论判定、价值定性的环节应当严格限制;作业代写、论文生成、材料造假则必须明令禁止并配套惩戒措施。2023年公布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出了明确的合规要求,高校内部制度建设可以与之衔接^[11]。同时,数据安全保护、隐私管理、责任追溯与应急处置机制需要同步建立,使技术的应用真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责可究。

(四) 回归思政教育本真,强化人文关怀与实践导向

无论技术手段如何丰富,思政教育也不能丢了“人”的本质。课堂教学要回到师生互动、思想碰撞的轨道上来,问题研讨、案例辨析、师生对话这些“传统技能”,恰恰是把理论讲深讲透的关键,也是抽象概念“入脑入心”的重点,所以不能因为追求形式的新颖就把传统弃之不用。在实践育人方面,可以推动智能技术与红色教育、志愿服务、劳动教育相结合,例如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延伸实践课堂,但无论如何,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始终应放在学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体验与行动上。情感的沟通、心理的支持、品格的养成,更离不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真实而具体的交往^[12]。技术可以拓展育人的时空,却不能替代育人本身。

(五)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凝聚全域育人工作合力

思政教育从来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应对智能技术的挑战更需要协同作战。在学校内部,应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学工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化部门与二级学院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把技术应用、风险防控与日常管理统筹起来,避免“技术部门不懂育人、育人部门不懂技术”的脱节。在校外层面,应与模型研发企业与服务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推动技术供给端对教育规律的理解与尊重。对于网络空间治理同样不能放松警惕,对借助智能技术生成、传播的不良信息要及时发现、妥善处置,守住校园思想安全的防线。已有研究将多主体协同视为智能时代思政教育治理的必然选择^[4],这一判断值得重视,协同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赋能能否真正转化为育人实效。

五、结论

生成类人工智能进入高校思政教育,是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一起作用的结果,不会以人的喜恶为转移。这项研究分析表明,它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是资源供给、课堂形态、精准育人与话语传播上,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用工具与发展可能;二是意识形态安全、育人主体性、伦理规范与育人本质上,它又提出了同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本身并不能预设价值方向,同一套模型,用于批量炮制错误言论是风险,用于辅

助教师精备一课则是福音,区别只在于使用它的人和约束它的制度。

面向未来,生成类人工智能的模型能力必然还会继续提升,新的课题也会不断出现。高校思政教育能够凭借的,不是对技术的恐惧,也不是对技术的迷信,而是对“为谁来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去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清醒:要坚持价值引领,持续主体建设,精准制度规范,激活实践创新,合力协同治理。只有守住这些,科技发展的红利才能为育人所用,思政教育才能在智能化浪潮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史博采,2023,(22):46.
- [2]燕连福,秦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23,(9):201-206.
- [3]任凤琴,董子涵.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与规避[J].理论导刊,2024,(2):121-128.
- [4]柯齐,柯昌平,龚云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5):123-131.
- [5]冯琳,倪国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J].思想教育研究,2024,(2):46-53.
- [6]张瑜,王青青.虚拟仿真实验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创新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2025,(8):79-85.
- [7]唐平秋,刘婷婷.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发展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5):78-81.
- [8]邱吉,杨心童.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优势、原则及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6,42(1):126-133.
- [9]王延川,赵靖.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逻辑机理及其应对策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4):1-7.
- [10]李超民,张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6(4):103-110.
- [11]闫瑞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与化解路径——基于教育对象主体性视角的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5,(6):34-42.
- [12]李明宇,李寒琦.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辩证分析[J].思想政治课研究,2024,(6):133-144.

Influe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hang Jiayi

S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Anhu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22,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arge model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nd DeepSeek have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in society. The concept of "generative AI + education" has transitioned from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I functions as both a "catalyst" for content production and an "amplifier" for value transmission. It provides new tools for high-quality resource delivery, classroom innovation, precis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i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lso introduces significant risks: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becomes more subtle, subjectiv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gradually eroded, ethical frameworks lag behi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istic essence of education risks dilution. To address these dual impa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generative AI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poses targeted and actionable strategie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deological security; Digital educ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